

从录音助理到总导演，毕业两年完成首部院线长片 山艺导演系毕业生的漫漫寻梦路



几乎入围过国内各大电影节的创投单元，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，导演张睿扬的第一部院线长片《在南国的野地里》拍摄完成。2021年，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颁奖晚会上，他获得了梦将军影业的“造梦者大奖”。“我希望有一部作品能够留下来，代表着我。”这一次，张睿扬的现实电影《我的盛大葬礼》将由冯小刚监制，预计2022年3月份开拍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朝阳

拿着压岁钱 只身参加艺考

每到春节前后，总有一群背着行囊的艺考生四处奔波。当然，大多数家长也陪着“一直在路上”。2015年，张睿扬却独自拉着行李，拿着压岁钱前往哈尔滨赶考。

原来，张睿扬出生于一个传统家庭，在他的父母看来，当律师、做医生才是他应该从事的行业。而张睿扬从初中就担任艺术节的主持人，那份对艺术的热爱，始终让他对这些“传统行业”提不起兴趣。

高一那年，张睿扬本想再次报名艺术节主持人，却遇上了强劲的对手。后来老师给他指了条路：自己写本，说相声。没想到，这一说却火了。他和搭档的原创相声被推荐到市里和省里的艺术节。张睿扬回忆，那时候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到各个学校去演出，自己一下子有了名气，走在街上经常能被路人认出来。

热闹的演出背后，张睿扬的文化课成绩却下降了。在接连参加了两年艺术节之后，张睿扬的母亲开始担心他是否能考上大学了。张睿扬给母亲提了个想法：去艺考。然而，话一出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，还一气之下断了他的经济来源。

张睿扬没有犹豫，他拿出了自己积攒多年的压岁钱，走上了艺考之路。

为了节省交通费和住宿费，他好几个夜晚睡在快餐店。张睿扬回忆，“山艺的初试有两道题，但答完自我介绍就让我下去了，当时就觉得完了。”他说，考完试，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不到1000块钱，心灰意冷之下，他立即买了回北京的机票。

那时的场景似乎仍在眼前，

当晚零点准备登机时，张睿扬却收到了第二天参加复试的通知。

“那是我从小到大哭得最惨的一次，在机场整个人都崩溃了。”他说，那天晚上托运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，机票也退不出来，情急之下跟家里打了电话，要了“资助”，才完成考试。

好在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张睿扬以导演系艺考全国第二的成绩，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。

高考后开始进组实习 从录音助理做到总导演

没有聚会、没有狂欢，一心想进入影视行业的张睿扬，在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，选择了进剧组。2015年，抗战剧《胭脂》开拍，他担任录音助理，做着顺线、缠线的工作。再后来，他在《夏洛特烦恼》《师傅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剧组中慢慢摸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剧组，张睿扬不仅踏实肯干，更懂得为自己创造机会。他主动向业内前辈介绍自身优势，争取一些助理的职位，也会让部门的负责人意识到，在组里还有这样一个还不错的“壮劳力”。

“只要有一次工作被认可，下次拍戏就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。”张睿扬介绍，自己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，先后做过侧拍、航拍、拍摄剧照、花絮等工作，也做过纪录片导演。2018年，拍完邢健导演的《冬去冬又来》，他便组建了自己的宣发部门，带着三四个助理，专门接剧组纪录片的活儿。

“一开始跟大的剧组，并不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了通过一个好的平台，快速了解这个行业。”张睿扬回忆道，从助理到执行导演，这个学习的阶段少说也有两三年。

每到一个城市，都能感受到

不同的风土人情。他说，自己非常喜欢这种自由充实的生活状态。即便偶尔会感觉熬不下去，但身后还有学校这个温暖的港湾。

然而，随着毕业季的到来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下子没了踪影。“瞬间感觉很低落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了。”张睿扬说，刚毕业那会，自己并没有想好未来的路，每天过着给别人打工拍戏的生活，也因此“颓废”了一阵子，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生活。

后来，张睿扬意识到，给别人打工拍出来的作品，并不属于他自己。怀着一个导演梦，他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：自己当导演。“之前参加电影节已经获得过一些成绩了，那些本子我为什么放着不动呢？”张睿扬再也没有了接戏的打算。

2021年6月，他的第一部作品《在南国的野地里》开拍，当真正做上电影导演的那一刻，张睿扬的状态变得完全不同了。

“现在想想，以前跑组的日子，充其量就是在感受生活。”张睿扬认为，一部院线电影的质量好坏，90%都是跟导演有关的。所以说，电影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导演的个人表达。此外，做导演之后要考虑的东西变得非常繁杂，从美术、摄影，到剧本、台词，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让导演来做最后的决断，因此，张睿扬每天都会把自己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首次执导遇困难 演员被晒得“接不了戏”

拍第一部戏碰到了多少坎坷？张睿扬说，通过《在南国的野地里》这部戏，我终于理解了做一名导演有多不容易。“由于前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很多问题都没有预料到。”回忆起几个月前的拍摄经历，他多少留有遗憾。

张睿扬说，6月份正是海南最热的时候，剧组的工作人员被晒得脱了皮，演员们也越晒越黑。等拍摄后期需要补镜头的时候，才发现演员的肤色对不上号了。

有一次，车子突然半路抛锚，大半个组都被困在了高速上。“事发地也比较偏僻，甚至无法联系到救援车。组员们只能顶着烈日徒步走下高速，刚下车5分钟，身上的汗就把衣服浸透了。”张睿扬说。

拍摄的那段日子，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拍完这部戏再去看海，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。张睿扬说，原本自己很喜欢看海，这下倒像是给自己留下了“后遗症”。对着海拍了一个月，满满的都是焦虑。虽然过程充满艰辛，但这部戏也让张睿扬意识到，做导演不能想当然、一味地追求拍摄效果，却不考虑到经济、成本等问题。张睿扬表示，这部戏给他带来的教训就是不能太草率，做每一个决定前，都要经过周密的考虑，起码要做一个对得起资方，对得起市场的片子。

为获取创作灵感源 驻扎农村体验生活

2017年，张睿扬的剧本《山上山下》和《异乡人》入围了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国际A类电影节，全球15

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。此后，他参加了多个国内、国际影展，如金鸡百花电影节、平遥国际电影节等，并入围其中的创投单元。

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？张睿扬说，现实生活给人带来的震撼其实是最强烈的，导演和编剧的创作也应该基于生活。

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懂得为自己解压的人。张睿扬介绍，每天面对繁杂的琐事，自己也会有绷不住的时候。“当我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，就会推掉所有的事情，去一个海边的城市放空自己。”

2020年疫情爆发后，影视行业受到冲击，很多影片拍着拍着就暂停了。这一次，他漫步在鼓浪屿的小岛上，回想这一年的生活。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就想着要写一些活泼愉快、讲述祖国大好河山的片子。”

张睿扬说，从那时起他就计划拍一个院线四部曲，从青春期

到老年期，讲述每个年龄段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认识的世界。“这纯粹是一个正能量的系列片。”张睿扬说，他要把四部曲的每一部都拍成喜剧，每一部都用公路片的形式来呈现。

同时，他也会根据现实中热点事件编写剧本。据介绍，《我的盛大葬礼》就是根据一则真实报道改编而来的，讲述的是善与恶的现实故事。为了体验剧中村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他曾和编剧驻扎在村里一个月。

或许，在许多在校生看来，毕业两年就做到总导演，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。但在张睿扬看来，他也经历过跑组的阶段，只不过比别人提前了一点。

“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，要趁着这段时光，多去想、多去剧组实习。”张睿扬说，“但说到底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剧本、好的创意。要知道，优秀作品是永远不缺投资方的。”

荐书▶

最近，孩子喜欢上了玩魔方。孩子时而沉浸在自我研究、自我学习中；时而欢呼雀跃，从一步一步复原中获得自信；时而认真查阅资料，虚心请教小伙伴……

我就知道，魔方的魅力其实就在于此。当我们拿起一个魔方时，它便让人安静下来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更加沉着地去思考，全身心地投入，从而锻炼了人的耐心；当魔方上花花绿绿、毫无章法的色块在我们手中不断上下翻飞，最终复原成功时，自信感、成就感自然涌上心头；当遇到困难时，同伴之间自觉地会交流讨论，彼此合作，拉近距离，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默契，情感也变得更加融洽。

事实上，魔方的魅力不止于此。《玩魔方，学数学——益智游戏中的数学思维》这本书告诉我们，魔方还是帮助我们认识数学的好工具，魔方复原更是让人培养数学素养的重要方式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济南稼轩学校的刘栋老师。2015年，刘栋老师开始在稼轩学校所教班级展开魔方数学教学，在数学教学和魔方数学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刘栋老师将“好玩的魔方”作为撬动数学素养的载体，以数学思维的视角解读魔方还原过程，让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敢于、乐于学习曾经认为“枯燥、无趣、没用”的数学知识。

学习就是一切都忘记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，当我们忘记数学知识点，留下的应该是数学的思维方式。用数学思维去解读世界，去解读生活中的实例，是数学教育培养的一个目标，也是很多学习数学的人最容易忽视的一点。

《玩魔方，学数学——益智游戏中的数学思维》这本书的亮点就在于将关注点放到了数学素养的培养方面。分类讨论、转化化归、数形结合……这些高冷的数学思想在一堂堂生动的魔方课中被诠释得“平易近人”。作者就仿佛是一位领路人，引导着读者主动探索隐藏在魔方复原中的数学思维。每一章节的最后，作者都将本章节魔方复原中用到的数学思想方法予以总结，并在生活中找到每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实例，从而让读者意识到：数学从生活中来，也终将到生活中去。

书中，作者侧重于让读者去“体知”而不是去“告知”。引导读者去动手动脑，去探索质疑，去交流表达。通过阅读本书，读者可以学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，用数学思维分析世界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。

周末，一家人，一本书，几个魔方，时而思考，时而争论，时而会心一笑，收获美好，收获知识，收获亲情，这也许是极好的。



一本好书，带你探寻魔方里的数学世界